

第二十九回

脫離江流來國土

承恩八戒轉山林

妄想不復強滅，真如何必希求？本原自性佛前修，迷悟豈居前後？
悟卽剎那成正，迷而萬劫沉流。若能一念合真修，滅盡恒沙罪垢。

却說那八戒，沙僧，與怪鬪經個三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你道怎麼不分勝負？若論賭手段，莫說兩個和尚，就是二十個也敵不過那妖精。只爲唐僧命不該死，暗中有那護法神祇保着他；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，五方揭諦，四值功曹，一十八位護教伽藍，助着八戒，沙僧。

且不言他三人戰鬪，却說那長老在洞內悲啼，思量他那徒弟，眼中流淚道：「悟能啊，不知你在那個村中逢了善友，貪着齋供！悟淨啊，你又不知在那裏尋他，可能得會！豈知我遇妖

魔，在此受難！幾時得會你們，脫了大難，早赴靈山！』

正當悲啼煩惱，忽見那洞內走出一個婦人來，扶着定魂樁，叫道：『那長老，你從何來？爲何被他縛在此處？』長老聞言，淚眼偷看，那婦人約有三十年紀，遂道：『女菩薩，不消問了。我已該死的，走進你家門來也。要吃就吃了罷，又問怎的？』

那婦人道：『我不是吃人的。我家離此西下，有三百餘里。那裏有座城，叫做寶象國。我是那國王的第三個公主，乳名叫做百花羞。只因十三年前，八月十五日夜，翫月中間，被這妖魔，一陣狂風攝將來，與他做了十三年夫妻，在此生兒育女，杳無音信回朝。思量我那父母，不能相見。你從何來，被他拿住？』

唐僧道：『貧僧乃是差往西天取經者。不期閑步，悞撞在此。如今要拿住我兩個徒弟，一齊蒸吃哩。』那公主陪笑道：『長老寬心。你既是取經的，我救得你。那寶象國是你西方去的大路。你與我捎一封書兒去，拜上我那父母，我就教他饒了你罷。』三藏點頭道：『女菩薩，若還救得貧僧命，願做捎書寄信人。』

那公主急轉後面，即修了一紙家書，封固停當，到樁前解放了唐僧，將書付與唐僧得解脫，捧書在手道：『女菩薩，多謝你活命之恩。貧僧這一去，過貴處，定送國王處。只恐日久年深，你父母不肯相認，奈何？切莫怪我貧僧打了誑語。』公主道：『不妨；我父王無子，止生我三個姊妹，若見此書，必有相看之意。』

三藏緊緊袖了家書，謝了公主，就往外走，被公主扯住道：『前門裏你出不去；那些大小妖精，都在門外搖旗吶喊，擂鼓篩鑼，助着大王，與你徒弟廝殺哩。你往後門裏去罷。若是大王拿住，還審問審問；只恐小妖兒捉了，不分好歹，挾生兒傷了你的性命。等我去他面前，說個方便。若是大王放了你啊，待你徒弟討個示下，尋着你一同好走。』三藏聞言，磕了頭，謹依吩咐，辭別公主，躲離後門之外，不敢自行，將身藏在荆棘叢中。

却說公主娘娘，心生巧計，急往前來，出門外，分開了大小羣妖，只聽得叮叮噹噹，兵刃亂響。原來是八戒、沙僧，與那怪在半空裏廝殺哩。這公主厲聲高叫道：『黃袍郎！那妖王聽得

公主叫喚，即丟了八戒，沙僧，按落雲頭，撇了鋼刀，攙着公主道：「渾家，有甚話說？」公主道：「郎君啊，我纔時睡在羅幃之內，夢魂中，忽見個金甲神人。」妖魔道：「那個金甲神人？我門怎的？」

公主道：「是我幼時，在宮內，對神暗許下一樁心願。若得招個賢郎駙馬，上名山，拜仙府，齋僧佈施。自從配了你，夫妻們歡會，到今不會題。那金甲神人來討誓願，喝我醒來，却是南柯一夢。因此，急整容來郎君處訴知，不期那樁上綁着一個僧人，萬望郎君慈憫，看我薄意，饒了那個和尚罷。只當與我齋僧還願。不知郎君肯否？」

那怪道：「渾家，你却多心哩。甚麼打緊之事。我要吃人，那裏不撈幾個吃吃。這個把和尚，到得那裏，放他去罷。」公主道：「郎君，放他從後門裏去罷。」妖魔道：「奈煩哩。放他去罷罷，又管他甚麼後門前門哩。」他遂綽了鋼刀，高叫道：「那豬八戒，你過來。我不是怕你，不與你戰；看着我渾家的分上，饒了你師父也。趁早去後門首尋着他，往西方去罷。若再來犯我境界，斷乎不饒！」

那八戒與沙僧聞得此言，就如鬼門關上放回來的一般，即忙牽馬挑擔，鼠竄而行。轉過那波月洞後門之外，叫聲『師父』。那長老認得聲音，就在那荆棘中答應。沙僧就剖開草徑，攙着師父，慌忙的上馬，這裏——

狠毒險遭宵面鬼，慳幸有百花羞。鰲魚脫却金鈎釣，擺尾搖頭逐浪遊。

八戒當頭領路，沙僧隨後，出了那松林，上了大路。你看他兩個嘖嘖嘈嘈，埋埋怨怨，三藏只是解和。遇晚先投宿，雞鳴早看天。一程一程，長亭短亭，不覺的就走了二百九十九里。猛抬頭，只見一座好城，就是寶象國，真好個處所也！——

雪渺渺路迢迢；地雖千里外，景物一般饒。瑞靄祥煙籠罩，清風明月招搖。崔嵬峯翠的遠山，大開圖畫；潺潺溪澗的流水，碎濺瓊瑤。可耕的連阡帶陌，足食的密蕙新苗。漁釣的幾家三澗曲，樵採的一擔兩峯椒。廓的廓，城的城，金湯鞏固；家的家，戶的戶，只關逍遙。九重的高閣如殿宇，萬丈的層臺似錦標。

也有那太極殿，華蓋殿，燒香殿，觀文殿，宣政殿，延英殿；一殿殿的玉陛金階，擺列

着文冠武弁，也有那大明宮，昭陽宮，長樂宮，華清宮，建章宮，未央宮，一宮宮的鐘鼓管籥，撒抹了閨怨春愁。也有禁苑的，露花勻嫩臉；也有御溝的，風柳舞纖腰。通衢上，也有個頂冠束帶的，盛儀容，乘五馬；幽僻中，也有個持弓挾矢的，撥雲霧，貫雙鷗。花柳的巷，管絃的樓，春風不讓洛陽橋。取經的長老，回首大唐肝胆裂；伴師的徒弟，息肩小驛夢魂消。

看不盡寶象國的景致。師徒三衆，收拾行李馬匹，安歇館驛中。唐僧步行至朝門外，對閣門大使道：『有唐朝僧人，特來面駕，倒換文牒。乞爲轉奏。』那黃門奏事官，連忙走至白玉階前，奏道：『萬歲，唐朝有個高僧，欲求見駕，倒換文牒。』那國王聞知是唐朝大國，且又說是個方上聖僧，心中甚喜，即時准奏，叫宣他進來。把三藏宣至金階，舞蹈三呼禮畢，兩邊文武多官，無不嘆道：『上邦人物，禮樂雍容如此！』

那國王道：『長老，你到我國中何事？』三藏道：『小僧是唐朝釋子，承我天子勅旨，前往西方取經，原領有文牒。到陛下上國，理合倒換，故此不識進退，驚動龍顏。』國王道：『既有唐

天子文牒，取上來，看。『三藏雙手捧上去，展開放在御案上。牒云——

南瞻部洲大唐國奉天承運唐天子牒行：切惟朕以涼德，嗣續丕基，事神治民，臨深履薄，朝夕是懼。前者，失救涇河老龍，獲譴於我皇皇后帝，三魂七魄，倏忽陰司，已作無常之客；因有陽壽未絕，感冥君放送回生，廣陳善會，修建度亡道場。感蒙救苦觀世音菩薩，金身出現，指示西方有佛有經，可度幽亡，超脫孤魂，特着法師玄裝，遠歷千山，詢求經偈。倘到西邦諸國，不滅善緣，照牒放行。須至牒者。

大唐貞觀一十三年，秋吉日，御前文牒。（上有寶印九顆）

國王見了，取本國玉寶，用了花押，遞與三藏。三藏謝了恩，收了文牒，又奏道：『貧僧一來倒換文牒，二來與陛下寄有家書。』國王大喜道：『有甚書？』三藏道：『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被碗子山波月洞黃袍妖攝將去，貧僧偶爾相遇，故寄書來也。』國王聞言，滿眼垂淚道：『自十三年前，不見了公主，兩班文武官也不知貶退了多少；宮內宮外，大小婢子，太監，也不知打死了多少；只說是走出皇宮，迷失路徑，無處找尋；滿城中百姓人家，也盤詰了無數，更無

下落。怎知道是妖精攝了去！今日乍聽得這句話，故此傷情流淚。」

三藏袖中取出書來獻上。國王接了，見有「平安」二字，一發手軟，拆不開書，傳旨宣翰林大學士上殿讀書。學士隨即上殿。殿前有文武多官，殿後有后妃宮女，俱側耳聽書。學士拆開朗誦，上寫着——

「不孝女百花羞頓首百拜大德父王萬歲龍鳳殿前，暨三宮母后，昭陽宮，下及舉朝文武賢卿台次：

拙女幸托坤宮，感激劬勞萬種，不能竭力怡顏，盡心奉孝。乃於十三年前，八月十五日，良夜佳辰，蒙父王恩旨，着各宮排宴，賞翫月華，共樂清霄盛會。正歡娛之間，不覺一陣香風，閃出個金睛藍面青髮魔王，將女擒住，駕祥光，直帶至平野山中無人處，難分難辨，被妖倚強，霸占爲妻，是以無奈，捱了一十三年。產下兩個妖兒，盡是妖魔之種。論此真是敗壞人倫，有傷風化，不當傳書玷辱；但恐女死之後，不顯分明。

正含怨思憶父母，不期唐朝聖僧，亦被魔王擒住。是女滴淚修書，大胆放脫，特托寄此片楮，以表寸心。伏望父王垂憫，遣上將，早至碗子山波月洞捉獲黃袍怪，救女回朝，深爲恩念。草草欠恭，面聽不一。

逆女百花羞再頓首頓首。」

那學士讀罷家書，國王大哭，三宮滴淚，文武傷情；前前後後，無不哀念。國王哭了許久，便問兩班文武：『那個敢與兵領將，與寡人捉獲妖魔，救我百花公主？』連問數聲，更無一人敢答。真是木雕成的武將，泥塑就的文官。那國王心生煩惱，淚若湧泉。只見那多官齊俯伏奏道：『陛下且休煩惱。公主已失，至今一十三載無音，偶遇唐朝聖僧，寄書來此，未知的否。况臣等俱是凡人凡馬，習學兵書武略，止可佈陣安營，保國家無侵凌之患；那妖精乃雲來霧去之輩，不得與他覲面相見，何以征救？想東土取經者，乃上邦聖僧。這和尚道高龍虎伏，德重鬼神欽，必有降妖之術。自古道：「來說是非者，就是是非人。」可就請這長老降妖邪，救公主，庶爲萬全之策。」

那國王聞言，急回頭，便請三藏道：「長老若有手段，放法力，捉了妖魔，救我孩兒回朝，也不須上西方拜佛；長髮留頭，朕與你結爲兄弟，同坐龍牀，共享富貴，如何？」三藏慌忙啟上道：「貧僧粗知念佛，其實不會降妖。」國王道：「你既不會降妖，怎麼敢上西天拜佛？」那長老瞞不過，說出兩個徒弟來了，奏道：「陛下，貧僧一人，實難到此。貧僧有兩個徒弟，善能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保貧僧到此。」國王怪道：「你這和尚大沒理。既有徒弟，怎麼不與他一同進來見朕？若到朝中，雖無中意賞賜，必有隨分齋供。」

三藏道：「貧僧那徒弟醜陋，不敢擅自入朝，但恐驚傷了陛下的龍體。」國王笑道：「你看這和尚說話終不然，朕當怕他？」三藏道：「不敢說我那大徒弟，姓猪，名悟能，八戒。他生得長嘴獠牙，剛鬃扇耳，身粗肚大，行路生風。第二個徒弟，姓沙，法名悟淨，和尚。他生的身長丈二，膊闊三停，臉如藍靛，口似血盆，眼光閃灼，牙齒排釘。——他都是這等個模樣，所以不敢擅領入朝。」國王道：「你既這樣說了一遍，寡人怕他怎的？宣進來。」隨即着金牌至館驛相請。那獸子聽見來請，對沙僧道：「兄弟，你還不敢下書哩。這纔見了下書的好處。想是師父

下了書，國王道：「捐書人不可怠慢，一定整治筵宴待他；他的食腸不濟，有你我之心，舉出名來，故此着金牌來請。大家吃一頓，明日好行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知道是甚緣故，我們且去來。」遂將行李馬匹，俱交付驛丞，各帶隨身兵器，隨金牌入朝。早行到白玉階前，左右立下，朝上唱個喏，再也不動。那文武多官，無人不怕，都說道：「這兩個和尚，貌醜也罷，只是粗俗太甚，怎麼見我王更不下拜，喏畢平身，挺然而立，可怪！可怪！」八戒聽見道：「列位，莫要議論。我們是這般乍看果有些醜；只是看下些時來，却也耐看。」

那國王見他醜陋，已是心驚；及聽得那馱子說出話來，越發胆顫，坐不穩，跌下龍牀。幸有近侍官員扶起，慌得個唐僧，跪在殿前，不住的叩頭道：「陛下，貧僧該萬死萬死！我說徒弟醜陋，不敢朝見，恐傷龍體，果然驚了駕也。」那國王戰兢兢，走近前，攙起道：「長老，還虧你先說過了；若未說，猛然見他，寡人一定誑殺也！」

國王定性多時，便問：「豬長老，沙長老，是那一位善於降妖？」那馱子不知好歹，答道：「老豬會降。」國王道：「怎麼家降？」八戒道：「我乃是天蓬元帥；只因罪犯天條，墮落下世，

幸今皈正爲僧，自從東土來此，第一會降妖的是我。」國王道：「既是天將臨凡，必然善能變化。」八戒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也將就曉得幾個變化兒。」國王道：「你且變一個我看看。」八戒道：「請出題目，照依樣子好變。」國王道：「變一個大的罷。」

那八戒也有三十六般變化，就在階前賣弄手段，却便捻訣念咒，喝一聲叫「長」，把腰一躬，就長有八九丈長，却似個開路神一般。嚇得那兩班文武，戰戰兢兢；一國君臣，呆呆捧捧。時有鎮殿將軍問道：「長老，似這等變得身高，必定長到甚麼去處，纔有止極？」那馱子又說出獸話來道：「看風，東風猶可，西風也將就；若是南風起，把青天也拱個大窟窿！」那國王大驚道：「收了神通罷。曉得是這般變化了。」八戒把身一挫，現了本相，侍立階前。

國王又問道：「長老此去，有何兵器與他交戰？」八戒腰裏掣出鈹來道：「老猪使的是釘鈹。」國王笑道：「可敗壞門面！我這裏有的是鞭簡瓜鎚，刀鎗鉞斧，劍戟矛鏃。隨你選擇手的拿一件去。那鈹算做甚麼兵器？」八戒道：「陛下不知。我這鈹，雖然粗夯，實是自幼隨身之器。曾在天河水府爲帥，轄押八萬水兵，全仗此鈹之力。今臨凡世，保護吾師，逢山築破虎狼窩，

遇水掀翻龍窟穴，皆是此鈿。」

國王聞得此言，十分歡喜，心信，即命九嬪妃子：「將朕親用的御酒，整瓶取來，權與長老送行。」遂滿斟一爵，奉與八戒道：「長老，這杯酒，聊引奉勞之意，待捉得妖魔，救回小女，自有大宴相酬，千金重謝。」

那馱子接杯在手，人物雖是粗鹵，行事倒有斯文。——對三藏唱個大喏道：「師父，這酒本該從你飲起；但君王賜我，不敢違背，讓老豬先吃了，助助興頭，好捉妖怪。」

那馱子一飲而乾，纔斟一爵，遞與師父。三藏道：「我不飲酒，你兄弟們吃罷。」沙僧近前接了，八戒就足下生雲，直上空裏。國王見了道：「豬長老又會騰雲！」馱子去了，沙僧將酒亦一飲而乾，道：「師父，那黃袍怪拿住你時，我兩個與他交戰，只戰個手平。今二哥獨去，恐戰不過他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徒弟啊，你可去與他幫幫功。」

沙僧聞言，也縱雲趕將起去。那國王慌了，扯住唐僧道：「長老，你且陪寡人坐坐，也莫騰雲了。」唐僧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我半步兒也去不得！」此時二人在殿上敘話不題。

却說那沙僧趕上八戒道：『哥哥，我來了。』八戒道：『兄弟，你來怎的？』沙僧道：『師父叫我來幫幫功的。』八戒大喜道：『說得是，來得好。我兩個努力齊心，去捉那怪物，雖不怎的，也在此國揚揚姓名。』你看他——

雙隄祥光辭國界，氤氳瑞氣出京城。領王旨意來山洞，努力齊心捉怪靈。

他兩個，不多時，到了洞口，按落雲頭。八戒掣鈿往那波月洞的門上儘力氣一築，把他那石門築了斗來大小，箇個窟窿。嚇得那把門的小妖開門，看見是他兩個，急跑進去報道：『大王，不好了！那長嘴大耳的和尙與那晦氣色臉的和尙，又來把門都打破了！』那怪驚道：『這箇還是豬八戒沙和尚二人。我饒了他師父，怎麼又敢復來打我的門？』小妖道：『想是忘了甚麼物件，來取的。』

老怪咄的一聲道：『胡纏！忘了物件，就敢打上門來！必有緣故！』急整束了披掛，綽了鋼刀，走出來問道：『那和尙，我既饒了你師父，你怎麼又敢來打上我門？』八戒道：『你這潑怪

幹得好事兒！老魔道：『甚麼事？』八戒道：『你把寶象國三公主騙來洞內，倚強霸占爲妻，住了一十三載，也該還他了。我奉國王旨意，特來擒你。你快快進去，自家把繩子綁縛出來，還免得老豬動手！』

那老怪聞言，十分發怒。你看他屹迸迸，咬響鋼牙；滴溜溜，睜圓環眼；雄糾糾，舉起刀來；赤淋淋，攔頭便砍。八戒側身躲過，使釘鈹劈面迎來，隨後又有沙僧舉寶杖趕上前齊打。這一場在山頭上賭鬪，比前不同。真個是——

言差語錯招人惱，意毒情傷怒氣生。這魔王大鋼刀，着頭便砍；那八戒九齒鈹，對面來迎。沙悟淨丟開寶杖，那魔王抵架神兵。一猛怪，二神僧，來來往往甚消停。這

個說：『你騙國理該死罪！』那個說：『你羅閑事報不平！』這個說：『你強婚公主傷國體！』那個說：『不干你事莫閑爭！』算來只爲捐書故，致使僧魔兩不寧。

他們在那山坡前，戰經八九個回合，八戒漸漸不濟將來，釘鈹難舉，氣力不加。你道如何？這等戰他不過。當時初相戰鬪，有那護法諸神，爲唐僧在洞，暗助八戒，沙僧，故僅得個手平；此

時諸神都在寶象國護定唐僧，所以二人難敵。

那獸子道：『沙僧，你且上來與他鬪着，讓老猪出恭來。』他就顧不得沙僧，一溜往那蒿草薛蘿，荆棘葛藤裏，不分好歹，一頓鑽進；那管刮破頭皮，搗傷嘴臉，一穀睡倒，再也不敢出來，但留半邊耳朵，聽着梆聲。

那怪見八戒走了，就奔沙僧。沙僧措手不及，被怪一把抓住，捉進洞去。小妖將沙僧四馬攢蹄綁住。

畢竟不知端的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